



大卫·科波菲尔

[英] 查尔斯·狄更斯/著 梁风雁/译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大卫·科波菲尔

[英] 查尔斯·狄更斯/著 梁风雁/译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卫·科波菲尔 / (英)狄更斯(Dickens, C.)著;
梁风雁译. —2版. —北京:现代出版社, 2013.6
ISBN 978-7-5143-1567-7

I. ①大… II. ①狄… ②梁…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近代 IV. ①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11434号

大卫·科波菲尔

著者	(英)狄更斯
译者	梁风雁
责任编辑	张桂玲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话	010-64267325 010-64245264(兼传真)
网址	www.xiandaibook.com
电子信箱	xiandai@cnpitc.com.cn
印刷	北京嘉业印刷厂
开本	645×925 1/16
印张	16
版次	2013年7月第1版 2013年7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43-1567-7
定价	22.00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作者简介

查尔斯·狄更斯(1812—1870)是英国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他出生在朴次茅斯的波特西地区,童年时期经受的巨大不幸和凌辱为他以后的创作奠定了基础——在作品中表现出对不幸儿童的同情和坚决摆脱贫困的决心。由于家境贫困,他主要靠自学和深入生活获得广博的知识和文学素养,并先后在律师事务所打过杂,做过缮写员,担任过报社的采访记者。24岁时,他与报社出版人霍加斯的女儿凯瑟琳结婚。由于性格和趣味的差别,这段婚姻给他的创作和生活带来了许多麻烦,并且在他的半自传性质的小说《大卫·科波菲尔》中有所体现。狄更斯特别注意描写生活在英国社会底层的“小人物”的生活遭遇,深刻地反映了当时英国复杂的社会现实,为英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开拓和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作品至今依然盛行,对英国文学发展起到了深远的影响。他一生刻苦写作,主要作品有《匹克威克外传》《老古玩店》《雾都孤儿》《艰难时世》《远大前程》《双城记》等。由于繁重的劳动、家庭和社会上的烦恼以及对改变现实的失望,他的健康受到严重损害,于1870年6月9日在创作小说《艾德温·德鲁德之迷》时去世。



责任编辑：张桂玲
封面设计：刘红刚

目 录



第一章	我来到这个世上	(1)
第二章	我对早年的回忆	(5)
第三章	我家有了变化	(10)
第四章	我离开了家到萨伦学校读书	(14)
第五章	一个难忘的生日	(18)
第六章	我受到冷落,我成了孤儿	(23)
第七章	姨奶奶对我的安排做了决定	(27)
第八章	我重新开始	(32)
第九章	我观察身边的事并有所发现	(38)
第十章	一些旧场景,一些新人物	(44)
第十一章	我证实了狄克先生所言并选定了一种职业	(51)
第十二章	我第一次放荡	(57)
第十三章	吉祥天使和凶神	(61)
第十四章	我坠入了情网	(79)
第十五章	汤姆·特拉德尔	(92)
第十六章	米考伯先生的挑战	(101)
第十七章	再访斯梯福兹家	(118)
第十八章	一种损失	(121)
第十九章	一种更大的损失	(123)
第二十章	开始了一段漫长的旅程	(127)
第二十一章	吃惊的消息	(130)
第二十二章	受挫	(134)
第二十三章	我满怀豪情	(139)
第二十四章	一点冷水	(141)
第二十五章	另一种回顾	(143)

第二十六章	消息	(146)
第二十七章	马莎	(150)
第二十八章	家务	(153)
第二十九章	我坠入云雾中	(157)
第三十章	皮果提先生梦想成真	(163)
第三十一章	将要开始更长的旅行	(167)
第三十二章	我参与了“火山爆发”	(171)
第三十三章	再度回顾	(185)
第三十四章	米考伯先生的事务和官司	(190)
第三十五章	飓风	(203)
第三十六章	爱妮丝	(212)
第三十七章	两个可笑的忏悔人	(221)
第三十八章	一盏明灯照我行	(232)
第三十九章	一个客人	(240)
第四十章	最后的回顾	(247)

第一章 我来到这个世上

我出生在一个星期五的夜里 12 点。听他们说钟刚敲响,我就哇哇哭出了声,分秒不差。我的保姆和一些大智大慧的女邻居对此都有个说法。她们说我命不好,将来肯定多灾多难;另外,我还有能够看见鬼魂的本事。因为她们认定只要是星期五午夜后几小时内出生的婴儿都是不幸的,都天生带有那种禀赋。

我是一个遗腹子,出生在萨福克的布兰德斯通。爸爸在我出生的前六个月就闭上了眼。我的姨奶奶是我们家里说一不二的人物——特洛伍德小姐,或称贝西小姐,她曾嫁给一个比她年轻的丈夫。这人长得漂亮,不过正如俗话说得的,“做得漂亮才算漂亮”,在这一点上她可就称不上漂亮了。

一个星期五的下午,我妈妈正精神不振地坐在火炉边。她泪汪汪地看着炉火,想到自己那还没有出生就没有父亲的小人儿就非常绝望。她向窗外望去,发现一个陌生女人正向花园走来。顿时预感到那女人就是贝西小姐。那女人站在花园的篱笆外,连铃都没有拉,径直走到正对着我母亲的那扇窗前,然后往窗里张望。最后她锐利的目光终于落到我母亲身上。她皱起眉头,凶狠狠地对我母亲做了个手势,示意我母亲前去开门。我母亲就过去了。

“没想错的话,你就是大卫·科波菲尔太太吧。”贝西小姐说。

“是的。”我母亲很软弱地答道。

“我是特洛伍德小姐,”来说,“我觉得你一定听说过。”说完她们就走进客厅。她们落座后,贝西小姐说:“孩子,摘掉你的帽子,让我看看你。”我母亲实在太怯懦竟不敢拒绝,只好照贝西小姐的话做了。由

于过于紧张，慌张中她竟把头发弄散全披到脸上来了。母亲的头发不但多，并且非常美。

“哎呀，我的天！”贝西小姐惊叹道，“你还是个小娃娃呢！”

母亲一边不停地哽咽，一边说，她恐怕自己确实是一个孩子气的寡妇，并且只要还能活下去恐怕马上就要成为一个孩子气的母亲。

“到底是怎么回事。”贝西小姐突然问，“为什么叫鸦巢呢？”

“你说的是这房子吗，小姐？”我母亲问。

“这房子为什么要叫作鸦巢呢？”贝西小姐说，“如果你们两人中有一个对生活有点实际概念的话，就应该把它叫作厨房。”

我母亲说：“科波菲尔先生这样命名的，他认为这确实是个很大的鸦巢。不过，那些鸦巢都很有些年头了，那些鸟早就不来这里了。”

“这真是大卫·科波菲尔！”贝西小姐大声说，“真不愧为大卫·科波菲尔！周围一只乌鸦也没有，竟然还要把这房子叫鸦巢。傻乎乎地认定了有鸟，只不过是发现了鸟窝。”

“科波菲尔先生，”我母亲回敬道，“他已经去世了。你竟然还当着我的面这样嘲讽他……”话没说完就晕了过去。

直到暮色很浓了她才恢复知觉。贝西小姐接着问道：“你叫那女孩什么？”

“我还不知道到底是女孩还是男孩呢，小姐。”母亲天真地说。

贝西小姐禁不住有些无奈地说：“我不是说那个，我指的是你的女佣人。”

“皮果提。”我母亲说。

“嘿，皮果提，”接着贝西小姐就打开客厅的门叫道，“端茶来。你的女主人有些不舒服，别闲着到处溜达。”

“还有，我有预感你准会生个女孩，”贝西小姐说，“这个女孩出生以后，我想做她的教母，我请求你叫她贝西·特洛伍德·科波菲尔。我会让她受到很好的教育、很好的监护。我一定会对此认真负责的。”

我母亲实在是太怕贝西小姐了，她此时茫然无措，也不知该说什么好。

“我知道大卫用他的钱买了一笔年金，”过了好大一阵，贝西小姐又开口说，“他怎么为你做的安排呢？”

我母亲答道：“科波菲尔先生考虑得非常周到，也很厚道，他把一部分年金给了我。”

“多少？”贝西小姐问。

“每年一百五十镑。”我母亲说。

“他应该能够做得更糟。”我姨奶奶说。

皮果提端着茶盘和蜡烛进来，发现我母亲的情形非常糟糕。于是急忙把我母亲扶上楼，并马上打发她的侄儿汉姆·皮果提去请护士和医生。很快医生就来到楼上。过了大约有一刻钟的样子又下来了。

“怎么样？”我姨奶奶问道。

“嗯，夫人，”齐力普先生答道，“这会儿，我们还正……正慢慢进行着呢，夫人。”

“吓……”我姨奶奶发出这个表示蔑视的字眼时还加上一串纯正的颤音。然后，她竟不作声了。

又一次离开客厅后不久，医生又回来了。

“现在怎么样了？”我姨奶奶又问。

“嗯，夫人，”齐力普先生胆怯地答道，“我们正……正慢慢进行着呢，夫人。”

“嘘……”我姨奶奶只发出这种声音。

刚一忙完，齐力普先生就侧着身子走进了客厅，非常和蔼地对我姨奶奶说：“嗯，女士，我非常高兴地祝贺你。”

“我有什么好祝贺的？”我姨奶奶严厉地说。

这种极其严厉的样子差点把齐力普先生吓蒙了。为了让她温和一点，齐力普先生向她微微鞠了一躬，尽量地微微笑了笑。

“天啊，你这是做什么？”我姨奶奶不耐烦地叫道，“难道你不会说话吗？”

“哦，夫人，不用担心，她马上就会觉得很舒服了。”齐力普先生说，“在这种凄惨的家庭状况下，对任何一个年轻母亲，我们所能期待的舒

服也不过如此。夫人,你现在可以去看她。”

“那个小囡怎么样呢,”我姨奶奶说,“她好吗?”

“夫人,”齐力普先生答道,“我还以为你早知道了呢,生了个男孩。”

听了这话我姨奶奶二话没说,拿起帽子歪扣在自己头上,便一去不返了。她像一个失望的仙女那样消失了。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到这儿来过。

我安静地睡在我的摇篮里,我母亲在她的床上睡着,而贝西·特洛伍德·科波菲尔则永远留在了那片梦想和幻想的地方,那片我不久前还游历过的广袤区域。照在我们卧室窗户上的光亮也同样照在这世间过客最后安息的地方,当然还照在那不属于那个没有他就没有我的残灰尘土上。

第二章 我对早年的回忆

在我幼年的记忆里，母亲总是最深刻的，她长着一头秀发，模样如此的年轻。还有没模没样的皮果提，她的眼睛真是黑，以致她眼周围的那部分脸色也发暗，她的双颊和双臂硬邦邦而又红通通。

我对我们的房子非常熟悉。第一层是皮果提的厨房，厨房门通向后院。有个狗窝在院子的角落里，但里面没有狗；在我看来个儿头高得可怕的一群家禽总是趾高气扬、气势汹汹地走来走去。每次我走到院门边，那群鹅就会伸长脖子摇摇摆摆地追我。还有一条幽深的长廊！它从皮果提的厨房一直通到前门。正对着它的是一间黑洞洞的储藏室敞开的门。再就是两间客厅，其中一间是我们晚上坐的客厅，另一间很气派但并不怎么舒服，是我们星期天坐的地方。我们在教堂的座位是一个很高的凳背！附近有扇窗，从那扇窗能够看见我们的房子。早上做礼拜时，皮果提总是不住地朝我们的房子看，恐怕那房子遭抢劫或者发生火灾什么的。虽说皮果提自己的眼睛向四处看，却不允许我的眼睛向四处看。现在，我仿佛就在我那后花园里，在放了空鸽笼和空狗窝的院子后面专门弄成了养殖蝴蝶的地方。那儿有一道高高的围篱，一扇用大钩锁锁起的门。园里累累的果实挂满了枝头，从来没有任何园里的果实会有这么多、这么熟。母亲在园里采摘果实往篮里放，而我却慌慌张张地在旁边把偷来的草莓咽下，然后再拼命做出没事的样子。冬天的黄昏时分，我们做游戏，在客厅里跳舞。母亲累得喘不过气时就在扶手椅上坐下休息。看上去她喜欢健康，并为长得这么姣好而感到骄傲得意。这是我最早印象中比较深刻的一部分。

一个安静的晚上，我和皮果提一起坐在客厅的火炉边。我在向皮果提读一个有关鳄鱼的故事。一定是因为我读得太生动了，我读完后，鳄鱼竟然留给她的印象仿佛是一种蔬菜。我读累了，也困极了，然而只

要去邻家消磨夜晚时光的母亲不回来，我就绝不去睡觉。我用两根食指使劲地把眼皮撑开，看着皮果提坐在那儿忙着活计，看皮果提住的那间草屋顶小房子，看皮果提那个盖子上画着圣保罗教堂的针线匣，以及她手指上的铜顶针，看我觉得特别可爱的她。然后脑袋里突发奇想，“皮果提，”我突然道，“你结过婚吗？”

“天啊，卫卫少爷，”皮果提答道，“你为什么会想到结婚这事？”

看着她那惊慌失措的神情，我一下就清醒了。她把针拉到线再也不能拉的地方，停下手里的活看着我。

“你到底结过婚没有呢，皮果提？”我说，“你是不是个非常好看的女人？”确实，她和母亲是不同类型的人，但在我看来她是另一种美的典型。

“我好看，卫卫？”皮果提说，“哎呀，肯定不对的，亲爱的！你到底为什么会这样问呢？”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绝不能一次和一个以上的人结婚，皮果提？”

“当然不能了。”皮果提毫不犹豫地答道。

“但是如果和你结婚的那个人后来死了，你就能够和另一个人结婚了，能不能呢，皮果提？”

“当然可以的，”皮果提说，“如果你这么选择的话，亲爱的。”

“那么你会不会这样选择呢，皮果提？”我说。我一边问她，一边好奇地看着她，因为她如此惊奇地看着我。

皮果提低下头继续做她的活：“我绝不结婚，卫卫少爷，我从没有结婚的打算。”

说完后她突然放下活搂住我，然后说：“现在，我们再来听听鳄鱼的故事吧，我还没听到一半呢。”

我当时弄不明白为什么皮果提看上去那么怪怪的。不过，一回到那些怪物身上，我又开始清醒了，忘了刚才的话题。然而她却一直像是在想什么心事，并不时用针尖戳她的脸或手臂。

最后，母亲终于回来了，我觉得她比往常看上去更漂亮了。她后面还有一个衣着好看的黑头发和黑胡子的男人，他上星期天就是和我们一起从教堂走回家的。他微笑着拍拍我的手，但是我不喜欢这人，不喜欢他那深沉的嗓音，我对他的手在摸我时会摸到我母亲的手怀有妒意。

他的手确实碰到了母亲的手，所以我用尽全力把它推开。

“那么现在让我们说‘再见’吧，我的好孩子。”那男人说。

“再见！”我说。

“好的！那么能不能让我们成为世界上最好的朋友？”那男人笑着说，“握手吧！”

我的右手被母亲的左手提着，无奈我只好把左手向他伸去。

“噤，不是这只手，卫卫！”那男人笑道。

于是母亲又把我的右手拉出来往前送。但是为了上述理由，我无论如何都不肯把右手伸给他。我把左手伸给他，他挺热情地握住，还说我是个勇敢的家伙。然后就离开了我家。

皮果提立即闩好门，我们一起走进了客厅。妈妈停在房间另一端坐下，小声唱了起来。

“看起来你今晚过得非常快活，夫人。”皮果提说。她拿着烛台站在屋中间，一动不动像只大木桶。

“的确是，皮果提，”母亲语气欢快地答道，“今晚真是快乐。”

“是什么能够引起这种快乐的变化？”皮果提暗示道。

“确实是令人快乐的变化。”母亲答道。

“科波菲尔先生肯定不会喜欢这样的人，”皮果提说，“我就这么说，我敢这么发誓！”

“哦！天哪！”母亲叫道，“你能不能不逼我！还有什么女孩会像我这么可怜地让自己的仆人糟践吗？你怎么可以这么不公平地叫我女孩呢？我没结过婚吗，皮果提？”

“只要上帝知道你是结过婚的就行了，夫人。”皮果提答道。

在第二个星期天我又一次发现了那男人。他来到教堂，又和我们一起走回家。他还进了我们屋子，站在客厅窗前看那里面著名的天竺葵。我感觉他并没怎么认真看那花，不过在离开前，他请求母亲给他一朵花。她让他自己选，然而他却偏偏不愿那样，于是她摘下一朵花并交到他手里。于是他激动地说，他永远也不离开这朵花。我当时想这人竟不知道这花一两天里就会枯萎凋落了，他真是傻透顶了。

皮果提不再像以前那样晚上总和我们在一起了。母亲对她恭敬有加，我们仿佛已不再是好得不得了的朋友，因为我们在一起不再像从前那么愉快了。我有时想，可能是皮果提反对母亲穿那些漂亮衣服，或者

是反对她那么频繁地去邻居家；不过，我不清楚真实的原因。

慢慢地，我对那长着黑胡子的男人也习惯了。我并不比过去喜欢他半点，并且仍然因对他怀着同样的妒意而不安。要是说我这样不只是出于孩子本能的憎恶之心，不只是因为皮果提和我对母亲所抱的那种通常的看法，而是还有另外的什么理由，但这也肯定不是我稍大一点后所能发现的理由。那会儿，我幼稚的头脑里还没生成那种观点，或那种观点还没接近我的头脑。但还不能把这零碎的东西连成一个网并把什么人放入这网中。

一个安静的晚上，我们像以前一样坐在一起，还有袜子、码尺、蜡烛头、盖子上绘有圣保罗教堂的针线匣、讲鳄鱼故事的书和我们做伴。当时母亲也像以前一样不在家。皮果提连着看了我好几次，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最后才终于忍不住带着哄孩子的口气说：

“卫卫少爷，你想不想和我一起去雅茅斯在我哥哥家住两个星期呢？那会不会很好玩？”

“你的哥哥是个大好人吗，皮果提？”我忙问道。

“哦，当然了，他是个非常好的人啊！”皮果提喊着说，两只手也举得老高，“那儿有海，还有小船和大轮船，还有打鱼的人、海滩，还有汉姆能够和你一起玩——”

听完这些我实在是兴奋极了。于是我说那一定很好玩，不过母亲会说什么呢？

皮果提认真看着我的脸说：“我敢打赌，她一定会让我们去的。要是你乐意，她一回来我就问她，好不好？”

“可我们走了就剩她自己了，她又怎么办？”我说着把我的小胳膊肘支在桌上。

“哦，天哪！”皮果提说道，“她没有告诉你吗？她要 and 格雷普太太住两个星期，格雷普太太要请好多客人呢。”

哦！这样的话我就很愿意去了。我迫不及待地等母亲从格雷普太太家回来，不耐烦地等她做出决定，是否允许我们实现这一个了不起的理想。对此母亲并没有像我预料的那样吃惊，并且很爽快地应允了。就在当晚把一切都做了详细的安排，我旅行期间的食宿费都全部支付。

不知不觉动身的日子很快就到了。连我都感觉那日子来得太快，我简直是狂热地期待着这一天，并生怕发生地震或火山爆发，又或另外

什么天灾而把我日日期盼的旅行给阻挡了。我们要乘早饭后出发的一辆行李车。只要允许我和衣、戴着帽子并穿着靴子睡那么一夜，给多少钱我也乐意。

虽说叙述我当时是如此迫不及待地离开那快乐的家时是那么的不经意，可直到现在我还难过，因为那时我竟一点也没疑心从那以后我永远离开了它。

现在回忆起那行李车在我家门前快出发时的情景我依然快乐，母亲站在那儿亲我。那时，我哭了起来，因为我对母亲和那个我以前从未离开过的老地方充满了感激和依恋之情。我知道母亲当时也哭了，我能感到她紧紧贴着我的心在跳，想到这些，我如此激动。

现在我回忆起当行李车老板开始赶动车时，母亲跪到门边请他停下，只是为了让她能再亲吻我，真是幸福极了。我快乐地沉浸在她吻我的脸时的亲热和挚爱之中。

当我们越来越远地把她一个人留下站在路旁时，默德斯通先生向她走过去，似乎在劝她不要那么伤心。我绕过车篷向后看去，并在想这一切又和他有什么关系。皮果提也从另一边向后看去，她似乎对此非常不满意，她把脸转回车厢时完全能够从她脸上看出这点。

我在那里坐着，朝皮果提看了一眼，同时心想：万一像童话中说的那样她奉命把我遗弃，不知到时候我能不能沿着她落下的纽扣回到家里？

第三章 我家有了变化

来到陌生的城市，他在一家酒店等着我们。像一个老相识那样问我感觉怎么样。然后还把我放到他背上，驮着我回家，我们的交情一下子就大有进展了。他当时身高两米，块头儿大，膀大腰圆，是个结实的大汉，他脸上却一直挂着孩子气的傻笑，那头浅色的鬈发使他看上去像头绵羊。

来到他家里，里面是那么的清洁和整齐。然后，皮果提又打开一扇小门，让我看我的卧室。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完美、可爱的卧室。

到了吃饭的时候，我见到一个漂亮的小女孩。这小姑娘戴着一串用蓝珠子穿的项链，我想吻她时，她不肯，跑到一边躲了起来。没过多久我们就熟了起来，当我们一起大模大样地吃着比目鱼、溶奶油和土豆时，一个脸上毛乎乎却看上去很和气的人回来了。他叫皮果提为“小姐姐”，又在她脸上好响好响地使劲亲了一下，从她一贯行的礼数我可以看出这肯定无疑就是她的哥哥了。果然不出我所料——人们向我介绍他为皮果提先生，这里的一家之主。

等到热情殷切的礼节过后，皮果提先生走到屋外，一边用一满桶热水洗他自个儿，一边说道：“冷水根本无法洗净我的污泥。”不一会儿，他又进屋了，外表大为改善，只是太红了，以致我禁不住想他的脸在这一点上和海虾、螃蟹、龙虾相似——进热水前很黑，而等出了热水以后就变成红红的了。

喝过茶以后，重新把门关好。小爱米丽和我一起坐在那最低、最小的柜子上，这里正好在能放进烟囱的那个角落。系着白围裙的皮果提太太对着火炉坐着织毛线。皮果提悠闲自得地用那绘有圣保罗教堂的针线盒以及那块蜡烛头做针线。以前早已经给我上了扑克牌启蒙课的汉姆这会儿又拼命想记起研究另一种用这副脏牌算命的方法。